

香港奇情 原字系列①

阿辛 著

原

邪

沈阳出版社



● 第一章 ●

野兽的勾引

男人是骗子，女人是毒蛇。

她体态肥胖丰腴，但不失苗条的韵味。

他望着这位雍容华贵、珠光宝器的美艳贵妇人。

她当着他的面一件一件脱着衣裳，而每件衣裳都是质地优良上乘，浑身都飘溢着上流社会迷人的芳香。

美妇那光滑细腻富有弹性的白嫩皮肤已渐渐展示出来，她对自己的保养可以说是太完美了，无法确认她的年龄。

他对眼前晃动的丰满肉体兴致不高，只是紧紧盯着那精致

无比的粉红色乳房罩，暗想，这至少也值一万港币呀！

一股无名的嫉妒之火在胸中燃烧起来。

他恨她们是那么的富有，一掷千金，而自己却是这样的贫穷而可怜，他充当她们的面首，卑微而令人厌恶的男妓。

这些阔太太终日养尊处优，保养得又白又胖，偷偷地钻进“情人旅馆”把他做为一种泄欲工具来戏弄，然后像对待狗一样扔下一根骨头就飘然而去。

倘若他表现得卖力而出色，给他的这根骨头上的肉就会多一些，否则，就只能是一根光秃秃的骨头。

他哀叹人生对他太苛刻。

在香港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名利的人，生不如死。始料不及的是在美国也是如此。

他初来美国时，原想这里处处是黄金，原来打算的狠捞一把的愿望破灭了。现实生活得拮据而平庸。

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，都不欢迎贫穷的人。那些五光十色的欢乐场所都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呀！

穷人是为了富人过得更好而活着。富人是享受这个世界而活着，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残酷概念。人不能没名没利的活着。

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获得了名利，有的人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名利，也有的人只有用鞭子抽打后才获得了名利。

总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有了名利，而更多的人要靠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得了名利。而他，生性懒惰，最怕的就是艰苦二字。直到穷得一文莫名，食不果腹，才在生活鞭子的抽打下，开始向名利的目标进攻。

周阿旺凭藉自己青春的肉体，从那些阔太太身上去获取一些油水。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，在女人的肚皮上打天下，成了吃“软食”的男人。

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行道，他经常隐姓埋名，而那些太太们来偷情幽会使用的也是一些假名，彼此间也不问对方的根底，完全是两性需要的结合。

但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

对方出示了一笔可观的报酬，而当脱掉的那一层层华丽的外衣时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干瘪漆黑，发皱的皮肤像个煮熟了的土豆，在这样严峻的时刻，就需要他超人的技巧和毅力了。

最近，每当和这些阔太太们幽会时，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家乡，那神秘的沼泽。

在九龙的腹地有个古老的沼泽，面积约三千平方米，沼泽的四周生长着奇异的花和古怪的树。在沼泽地里人们传说着里面生长着一种类似鳄鱼的怪物，这片沼泽因而获名鳄鱼沼泽。

传说中的鳄鱼怪是雌性而淫荡的，专将一些美男子掳入沼泽，日夜淫欢。

在儿时，这神秘而恐惧的传说就强烈地吸引住了他。

他悄悄地来到沼泽边上，凝视着平静的水面，进入各种各样的遐想之中。

忽然，他看见水面上翻出了白泡，水面上出现了细小的波纹。他急忙隐蔽在树丛中，心惊肉跳地观看。可只见水泡上升，不见那个淫荡的母鳄鱼怪出现。真是又想见又怕见。

多少个夜晚，他常去观察，也只能见到水泡上升，而不见

鳄鱼怪出现……

他长大了，终于见到了淫荡的鳄鱼怪，在情人旅馆里见到的这些阔太太们不正是淫荡的鳄鱼怪吗？

他感到自己也应该变成个雄壮的狮子，把这些淫荡的母鳄鱼吞掉。

二

周阿旺在搭乘洛杉矶机场的飞机回国之前，就注意上那个女子了。

那个女子大约二十一二岁，水汪汪的两只眼睛里，蕴藏着理智性的美，漂亮的容貌尽量打扮的与香港人稍有不同。她那勾魂摄魄的容貌能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她的全身。连她的脚上穿的高跟皮鞋，估计也是相当昂贵的，证明她生长在非常富裕的环境之中。从脚尖到裹在柔软绸裙内的纤细腰肢，优美的体型，宛如人工做出来的美术品一般，富有造型美。那藏在西服内的身体，让人看起来，显得更苗条。周阿旺凭他那观察女性的熟练眼力，看透了那个女子身体上的性感部位，已经是丰满熟透的果实了。

本来以为如果脱光了衣服，变成裸体，一定会是想像的那种魅力动人的肉体，而现在偏偏把这肉体裹在轻纱内，这就更能惹起男子的想像力。

可是，周阿旺对那个女性的注意，不只是她那漂亮身体上的魅力，尤其对她的服装和那自然的举止动作，以及从衣服到随身携带的小配件，都是昂贵的高级珍品，但又尽量抑制不使人有华丽感，到底要花多少钱，简直想像不出来。乍一看，是素淡的，本人的素质就像埋在地里的黄金一样，金色的光芒从内部放射出来，这正好又产生了相反的结果，那金色的光芒越是受到抑制，就越是要强烈地放射出来。

但是，那个女子本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她并没有故意抑制，一切动作都是自然的，这说明她是天生的高雅上流的美。

周阿旺对金钱的追求，已远远超过女人的肉体。

作为女性的天然丽质，能够出息成一个艺术作品一样美丽的女性，很可能是在优惠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。不过，和她的接触，不像接触艺术品那样使人感到诚惶诚恐，她还是个纯真的处女，没有受过男性的洗礼，谈吐举止落落大方，胸襟开阔。

她在父亲的严密庇护下，不懂得来自男性方面的危险，她像自然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，完全失去了警戒心。伴随着她那发育比较成熟的身体，是一张天真烂漫的容颜，和蔼可亲的态度，以及落落大方的谈话方式等等，这一切都表明了她对来自男性方面的侵染，没有免疫力。

“她一定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阔小姐。”

周阿旺内心暗自猜想。他认为那个姑娘一定是因为父亲有权有势，男子们处于惧怕心理，才不敢向她伸手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由地激起了自己想要成为雄狮的斗志，心想：如果能把这样的女性弄到手，生存该是多么有意义呀！他所想像的内容不单

纯是男子在异性方面的欲望，他认为这样的女子就是金钱。这一点是凭他已有的经验体会到的。

乘飞机飞回香港，需要十五个小时的时间，周阿旺想利用这段时间和那个女子搭上关系。

周阿旺在美国留学两年（实际是当面首），接触女性的手腕颇有提高。从香港寄来学费的是女人，在美国的生活费和旅游费，也是从女人那里榨取出来的。

他在美国到底学习什么呢？如果有人这样问他，他只能回答一个“女”字，这就是他在美国两年的经历。

在飞机场登记订房的时候，周阿旺发现那个女的就在他的前面，当她向柜台上出示护照的时候，他旋即从她身后窥视了一下，看明了她的名字叫“美柔”，她所定的房间当然是上等的。

周阿旺心里盘算：自己预定的房间最好也是上等的。他有个癖好，不仅是坐飞机，就连乘火车、轮船，以及到剧场看戏，都要坐在指定席里，就是在其它分等级的场所，他也要求指定席。有时候，就是强求，也搞不到指定席，他心里就特别不痛快。

周阿旺打算，一定要在什么时候，使自己也能坐到指定席位上去。他所追求的指定席决不仅仅是这些，他更长远的计划是，一定要在名利的地位上坐上指定席。眼下追求的这些指定席是决心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心理反应。他到美国来镀金，也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期望有一天，他的社会地位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为他专设的高级指定席。

他认为，社会上只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坐指定席位的人，一

一种是坐一般席位的人，再一种是没有席位的一无所有的人。能够坐上指定席的人是极其有限的，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美满的、愉快的，人生宛如一出戏，这出戏是以他们为中心来演出的，但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主角，而应该说是主客，主角只是在主客面前察颜观色服务的。一般席位是被相互争夺的，只有运气好和强有力的人，可以争坐到一般席位上。其他人就一无所有了。再说，争坐到一般席位的人，心情并不怎么稳定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纵然是好不容易坐上了，还有可能被别人夺了去。指定席则不同，指定席就写着“指定”二字一样，那是专为自己准备的，谁也争不去。

总而言之，他认为人生一世，倘是坐不上指定席，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。

周阿旺由于平素就在这方面很留心，也确实很奏效，今天在回国的飞机上，出乎意料，和一位最漂亮的女子邂逅相遇了。能不能把这个女子像猎物一样弄到手，这就全看他的本事了。

上等席位是空闲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阿旺要去接近这位漂亮小姐很困难。能不能有机会到她身旁的席位上来？这种偶然性是没有希望的。那么，要求空中小姐把席位搬到她近旁好不好？这种手法又太笨拙了。人们在自己的身体周围，都有一定限度的势力范围，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自己周围的一定空间，都有占有权，不允许别人侵犯进来。如果保卫不好，让别人侵犯进来，就会感到不愉快。当然，这种势力范围的大小，是要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的。在上班拥挤的电车等地方，这种势力范围是非常非常狭窄的。而在空闲的列车和剧场等地方，这种势力范围就要按照各人的目测，广大到适当程度坐下来。这似乎

可以说是人类的“领空”权。

关于身体周围空间势力范围的大小，目测量是正确的。如果有谁违犯了这个目测量，过于接近了他人，一会儿，就使被接近的人感到“侵犯”了他的“领空”，心里厌烦。特别在对方是异性的场合下，一定要注意这种空间的势力范围。在上班电车上发生流氓事件的争吵中，有一半是因为侵犯了这种人身空间的势力范围。

周阿旺懂得这一常识，所以他不敢贸然去接近这位漂亮小姐。不过，他相信，在到香港之前，一定会有机会。他凭交往女性的经历，充分自信这一点。

从洛杉矶飞往香港，中间要在檀音山停留一点二十分钟，加上这段时间，总共需要约十二小时才能到达香港。周阿旺不慌不忙地环视了一下四周，上等席位上都是上了年纪的旅客，看样子也都像是夫妇关系。对这位漂亮小姐来说，不像有人对她抱有什么欲望。

周阿旺根据四周的情形判断，在到香港之前没有情敌和他竞争。这个机会真是意外的巧遇。离开洛杉矶，吃了中午饭不久，这位漂亮小姐突然从席位上站起来，朝上等席位的专用休息室走去。周阿旺瞅准了她走去的方向，一点也没犹豫，跟在她的后面。休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好像是来查找什么图书。

飞机上为了让乘客消遣解闷儿，特意准备了一些简单读物，其中主要是畅销的小说。周阿旺若无其事地走近过来，心不在焉地把目光来回扫视在书架上。他借着看书的理由，消除了人身势力范围不可侵犯的顾虑，大胆向她靠近过来。

书架当中，周阿旺熟悉的书名也有几本，但他却没有读过。

那是因为他在香港的情人常常给他寄的小包裹中，有的书名在这休息室的书架上摆了几本。

周阿旺用眼角瞟了一下这位小姐，发现她好像是在寻找推理小说。于是，他便故意装作闲散无聊的神态，看看书背上的书名，随意抽出了一本畅销的推理小说。这时候，漂亮小姐目光一闪，一眼看到了周阿旺手中的书，便“哎呀”一声。

“你要找这本书吗？想读的话，请！”

周阿旺抓着了这个机会，把书递了过去。

“可是，您也想读呀！”她犹豫了一下。

“不，您读吧！我还有别的书读。”

“不过，这多不合适呀！”

“不，没什么不合适，和您这样的小姐一起旅行，如果把心用在读书或其它事上，那就失礼了。”

“呀！”

美柔两颊微泛红润。无论怎样聪明的女子，听到这样赞美自己的话，不会感到不愉快。

周阿旺明明知道这反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外交辞令，作为一种轻松的音乐，听了也不在意。可是，就是这轻音乐般的赞美，也会使对方允许再向她跨近一步。

“您好像喜欢推理小说呀！”

周阿旺想再向她近一步。

“喂。杀人的凄惨描写，我讨厌，但是推理性的解谜游戏，我喜欢。特别是这位作者的作品，推理性很强，我喜欢读。”

周阿旺把那本书让给美柔，她把作者的名字说了出来。

“噢，如果是这位作者的书，我现在就带了几册。”

“啊呀，那么，《死刑特色》您有吗？”

“有，这大概是他的代表作吧！”

“那么，借给我看看好吗？我在美国就见到广告介绍了，很想读读看，可是一直没有买到。”

“您喜欢，当然可以，不过，要等到了香港我再借给您，好吗？”

“哎呀！那为什么？”

“好不容易认识了您这位漂亮小姐，在旅行期间，让您去埋头读推理小说，我看没有这样的男人。咱们是初次相识，我叫周阿旺。”

“啊——真的？太好啦！”

美柔用手捂着嘴，咯咯地笑了几声，又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叫美柔。”

其实，周阿旺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，但她又作了自我介绍。两人就这样独占着休息室，无所顾忌地互相畅谈起来。直到空中小姐说，快要到檀香山了，他们才遗憾地感到时间过得太快。

在飞向檀香山的途中，两人之间进一步增强了亲密感。美柔目前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，父亲因公到美国来，她利用暑假也跟着来了。但是，父亲因为在香港发生了急事，提前回去了，就把美柔一个人留在美国的朋友家里，继续参观游览。

“您父亲大概很忙吧！”

“似乎就他一个人忙，无论什么事，他不亲自干就不放心。”

“看情况，您父亲可能是经营公司的吧！”

周阿旺试探性地步步深入探问。

“他好像经营了一些事业，我对爸爸的工作情况不怎么了

解，爸爸也不大对我们当家属的说。”

美柔的父亲大概很有钱，她在父亲的庇护下，对人间的辛酸苦辣可能一点也不知道。

“周阿旺先生也工作了吗？”

这回是美柔开始问了。

“我是一半工作，一半游玩。”

“果然像个漫游世界的实业家呀！”

美柔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周阿旺那一身考究的服装。周阿旺从美国女人那里榨取来的钱，大部分都用在服装穿戴上，所以，他的服装无论和什么样的摩登时髦服装相比，他都自信决不逊色。

“要说漫游世界吗？”

美柔是无意之中说出了“漫游世界”，周阿旺在暗想，把“漫游世界”换成“漫游女人”就准确了。他一面在内心苦笑，一面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实际上，我是奉公司之命，到加里福尼亚留学两年多。”

“唷！是留学？学习什么？”

“系统工程。”

“好像是很难的学问呀！具体地说是什么？”

“作为一个系统经营，研究它的一系列组织结构，是从必要的组织系统上搞设计的学问。比方说在新建工厂的情况下，就要把工程学上的问题、选定地点问题、工程管理问题、劳动组织问题等，从现在到将来，进行综合研究，系统工程学就是这样的学问。”

“多了不起的学习呀！”

美柔点了点头，好像表示佩服。

“因为是公司派我来学，不敢不从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怎么明白，回公司以后，是不是要把我派到哪个港口去？我现在就开始忧虑。”

“净是瞎说！噢，我是到休息室来找推理小说，没想到和您在这里从容不迫的谈起来啦！”

美柔的语调温和蔼。

“我想和您在一起来消除我的苦恼，如果能一直这样到不了香港，那该有多好哇！”

“不行，您说的不是心里话，国内有人正焦急地等着您回国呢，归心似箭，已经在您脸上写出来了。”

在飞向檀香山的飞机上，二人风趣地说东道西，谈得非常融洽。

三

周阿旺在回答美柔的问话时，只在一瞬间就信口讲出了那么多美好的学历、身份，让美柔听了感到羡慕。这么灵活的脑筋，连周阿旺自己都感到自豪。他本来想炫耀自己是学印刷美术图案的，或者是现代美术的，他估计年轻活泼的美柔可能憧憬这类职业。可是当他估计到美柔的父亲可能是经营者，自己又被她说成是实业家的时候，他马上改变了主意，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经营工程学研究者的身份。

周阿旺本来在香港二流旅馆里当男侍，从早到晚都在侍候客人吃喝，由于讨厌这种工作，就飞到美国了。当时他想，反正在香港也没有理想的工作，到美国去，说不定能找到好一点的差事。他相信美国建国时代的神话，认为美国是个实行机会均等而成功的国家，凡是血气方刚，甚至盲目蛮干的，都有取得事业成功的希望。

周阿旺到了美国，首先在洛杉矶进了为外国人开办的英语学校。他认为学会了英语再回香港，就多才多艺增长本事了。

周阿旺在旅馆里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和一位女侍同居过。他到美国来的旅途费和在美国的旅居费，都是这个女侍供给的。这个女侍为人善良，周阿旺向她许诺，到外国取得了“洋学”资格回国后就和她结婚。她相信了周阿旺的这些空口大话，痴心地等着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，为此，她不惜青春的憔悴凋谢，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倾囊供给在美国“留学”的周阿旺。

她暗自相信，周阿旺只要一回国，她就是“洋学者夫人”了。她的伙食仅限于旅馆内的饮食供给，衣服几乎全穿制服，为了节省公寓费，她甚至宿在旅馆职工的休息室里，这一切都是为省钱供给周阿旺的需要。

在这位女侍的照顾下，周阿旺连一只盘子都不用刷，就可以在富饶的美国愉快地游学。她在香港像输血一样不断给周阿旺寄生活费，使周阿旺能在美国维持“留学”生活。但是，周阿旺在美国并没有找到满意的差事。无论哪个国家，都不会把优惠的美差无条件地让给外国人。

在美国尤其是这样，如果出国签证是观光或留学，那就不能在美国工作，否则，就是违法行为，一旦被移民局发现，就

要离开美国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甚至要被强送回国，留学生都知道在美国找工作违法，所以，很多学生只能秘密从事勤工俭学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就工许可证的周阿旺，为了生活的更优裕一些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种特殊职业，而且是人们不知道的最甜蜜的职业，他来到美国深深感到生存竞争的残酷性，远远超过了香港。

美国，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失业聚居地。各国无法谋生的人们，都相信到了美国，就能找到什么出路，这种信念从移民时代就流传下来，所以，大家就都集中到美国来了。可是在美国对长期定居的就业问题，制定了各种各样严格限制的制度，带着观光签证或留学签证来的人，要想找点什么职业谋生，需要想方设法秘密进行才行。可见，在美国，不仅是人种生存竞争的旋涡，也是国际性的生存竞争的赛场。

周阿旺虽然满怀信心地来到了美国，可是，在人种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激烈竞争面前，不得不屈服下来。他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公民，突然投进一个多人种的合成国家中来，怎么能不慑服于对方的势力地位呢？

没有海洋隔绝的大陆各国之间，国境与国境直接连在一起，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种，在生活上比较容易适应，但是香港不同，香港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之间没有这种适应性的优点。所以，香港人在外国人面前不只是畏畏缩缩，而且自卑感也很厉害。就是在国内，在来香港的外国人面前也是这种心理状态。故香港人到国外，一投进外国的人群中，就陷于歇斯底里一样的狂躁状态。再加语言不通，就更加剧了这种精神状态。

周阿旺开始的时间，也陷于了这种状态，表现极端懦弱，整天关在公寓里，哪儿也不去，因为心里胆怯，不敢出去。

后来，有位同公寓的香港留学生，硬把他带到远处的海滨，这就是周阿旺敢于走出公寓的开始。周阿旺来到海边，也不下水游泳，只是悠闲地躺在沙滩上看光景。浴场内集中的大量肉体，食肉人种占有压倒的优势。周阿旺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这些肉体。突然，一个中年白人妇女朝他说话。自暴自弃的周阿旺没有听懂她说的是什麼，但还是跟着她一直走进了汽车旅馆。两个纵情地玩弄身体之后，女人又送给了他二十美元。

周阿旺自从离开香港之后，就强制自己过着禁欲生活。所以，他的精力非常饱满，使白种女人得到了充分的满足。

第二天，周阿旺又来到海滨。这一次，那个白种女人又给他介绍了另外的白种女人。周阿旺尝到了甜头，从此，就把漫长的海滨当作他的“工作场所”了。他原来在美国人面前的自卑感，不知不觉的消失了，曾经对香港女人使用的手腕，也对美国女人伸出来了。周阿旺暗暗盘算着，在这漫长的海滨浴场上，集中着大量游手好闲的女人，她们都是性欲不足的人，今后能逐渐和她们都认识，就可增加大量的金钱收入。

从事这项工作，既不需要就业许可证，也不需要说好话，而且又在赚大钱的同时，克服了自卑感，实际上，也可以说是一箭多雕的好生意。

在美国，干这种生意的是下贱男子，他们被叫做海滨男侍，也叫潜水游戏教练员，实际上，也就是为女人卖身的男娼。

但是，对周阿旺来说，下贱不下贱无关紧要。他认为，既能满足青春欲望，又能得到钱，没有比这再好的桃花红运了。他

的嫖客一般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，她们又都喜欢他，因为在美国的海滨男侍中没有香港人，所以周阿旺的出现就显得特别新奇可爱。他不仅能收到金钱，还能收到各种礼物，在她们的关照下，连上流社会的味道能嗅到。

周阿旺在香港的恋人，依然如故给他寄生活费来。在美国，那些保养丰满的中年女人们也纷纷给他进贡，这样下去，就是长期定居在美国也没有困难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舍弃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而启程回国呢？因为他注意到，他的存在太有名了，可能已被当地的警察盯上了。

最早发现警察动向的，也是周阿旺的女嫖客。周阿旺交往的女客阶层中，有的涉及到警察的上层部门。如果周阿旺被检举逮捕起来，他的所有嫖客都要跟着受牵连。禁果虽然充满了甜汁，使人留恋，但是女嫖客们商谈的结果，还是决定暂时让周阿旺回香港去。

女嫖客们为了让周阿旺顺利回国，她们的协同动作很彻底，周阿旺几乎什么也不知道，她们就已预约了飞机，买好了飞机票。临别举行的聚会也是秘密的，但是规模盛大。在嫖客中，有的人噙着眼泪向他惜别。大家除了送钱以外，又送给了他各种饯行礼品。

女嫖客们戏狎地称周阿旺是“床上英雄”。

周阿旺出发的这一天，有几个嫖客到飞机场来，用隐蔽的形式给他送行，她们避开了人眼，偷偷用眼神向“床上英雄”表示离别的问候。这时候周阿旺感到，美国仿佛被他征服了。

周阿旺在美国虽然没有得到什么“指定席”，可是他觉得，他在嫖客中留下的印像，仍然可能是“征服”中的一种。这种